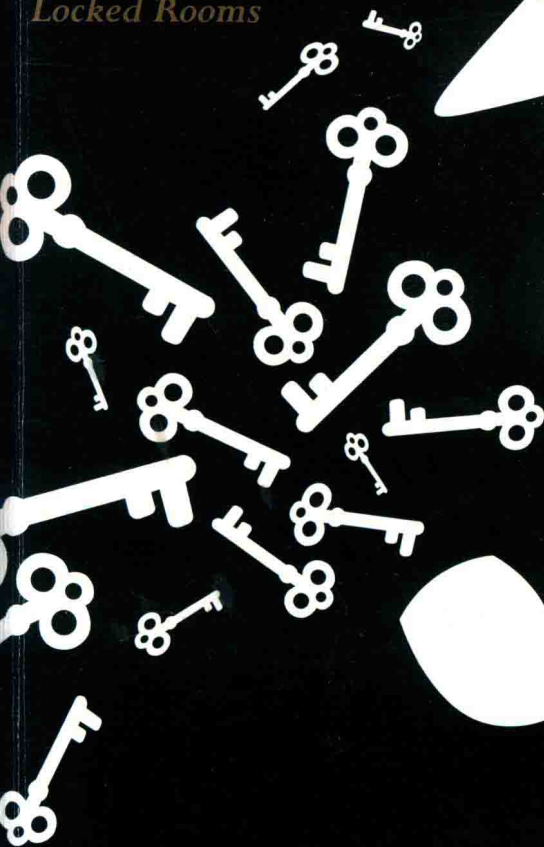


玛丽·罗素 与 大侦探福尔摩斯

上锁的房间

[美] 劳拉·金 (Laurie R. King) 著 张文林 译

Locked Rooms

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上锁的房间

[美] 劳拉·金 (Laurie R. King) 著 张文林 译

LOCKED ROOMS

LOCKED ROOMS by Laurie R. King

Copyright © 2005 by Laurie R. King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ntam Books,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,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BEIJING ALPHA BOOKS CO.,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 (2016) 第085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锁的房间 / (美) 劳拉·金著; 张文林译. -- 重庆:

重庆出版社, 2017.10

书名原文: LOCKED ROOMS

ISBN 978-7-229-12517-2

I. ①上… II. ①劳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85940号

上锁的房间

SHANGSUODEFANGJIAN

[美] 劳拉·金 著

张文林 译

策 划:  华章同人

出版监制: 伍 志 徐宪江

策划编辑: 张慧哲

责任编辑: 张慧哲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营销编辑: 张 宁 初 晨

装帧设计: 主语设计



重庆出版集团

重庆出版社

出版

(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)

投稿邮箱: hjhztr@vip.163.com

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11.5 字数: 271千

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编辑前言 / 1

序曲 / 2

第一部 罗 素 / 5

第二部 福尔摩斯 / 131

第三部 罗 素 / 227

第四部 福尔摩斯 / 283

第五部 罗 素 / 333

尾声 / 357

后记 / 361

编辑前言

本书为玛丽·罗素回忆录的第八部。20世纪90年代，我收到了一系列手稿，这些回忆录便是在此基础上编纂而成¹。

最终成为本书的这部手稿初读时似乎是一些片段的集合，但仔细读来，却是两个独立的故事。它们要么是被草草地放在一起，这里二十页，那里五十页，要么是按照两个故事的时间进程粗略地交叉。一份是手写稿，以罗素女士独特的口吻娓娓道来，另一份是打印稿，从罗素女士的伙伴兼丈夫的角度出发，以第三人称叙事。语法和标点的某些实例似乎可以表明，笔者（或者打字者）就是罗素本人，但她究竟是在转述别人讲给她的故事，还是根据已有材料臆造了一些情节，我们只能凭空猜测。我花了些时间思考这个问题，然后大胆推断，她根据至少两部分独立的叙述，将故事的章节融合在一起，还用打字替代了惯常的亲笔。这为她提供了一些空间，让她可以在心理上与故事拉开一段必要的距离，就像内心独白转换成客观叙述一样。

但正如前文所说，这只是猜测。

罗素女士原稿中以第三人称呈现的材料保留了下来。我试图将两个视角中日常生活交错的部分重复描写出来，过程令人抓狂，但我还是决定叠加材料，先讲一段故事，再开始交叉的叙事。

劳拉·R.金

加利福尼亚州，自由城

1 首部作品《养蜂人的门徒》中交代了我获得这些手稿的细节。

序曲

离开孟买之后，我便开始噩梦连连。

轮船向南航行，绕过科摩林角后，又沿印度东海岸向北驶去。

旅途颠簸，三个噩梦反反复复，一路随行。本就雾蒙蒙的夜晚又因此多了一丝寒意。

这三个另类同伴陪着我掠过亚洲的海岸线，驶过并不太平的太平洋，一路向加利福尼亚去了。

在第一个梦里，物体横飞。

轮船出航才一两天，“飞行物之梦”便首次来访。当时想着，或许是白天所见所感的一件事，幻化成了这个饶有风趣的梦。那天清晨，我们在帆布遮阳棚下躲避热带的高温。我坐在帆布躺椅上，不经意间听到一个小孩和奶奶在谈论爱丽丝系列的书。孩子是个书迷，但奶奶却并不买账。当晚，我就梦到了一甲板的纸牌，划过空气，扑面而来¹。所以当我从梦中惊醒时，不禁发笑。

然而，这种趣味持续了没几日，纸牌变成了漫天飞舞的蝙蝠、书本，最后又变成砖块、台灯、家具。这些东西带着深仇大恨，气势汹汹地直奔我而来。之后，每天清晨醒来，我都会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，看看有没有受伤。

第一个梦在夜晚安营扎寨后，第二个梦也伺机而入。我梦到一个身份不明的无脸男，他总是出现在一间毫无特征的白色

1 指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一书中纸牌人的情节。——编者注

房间里，出现在我面前，特别恐怖。有时他还会说话——明明连嘴巴都没有。他说：“别害怕，小丫头。别害怕。”

有时他还说“别低着头看那个捕熊陷阱”，或者说“餐桌上的猎枪你不要在意”。可是这些指令似乎就是想吓我：“颤抖吧，小丫头。”

“颤抖吧”。

两个挥之不去的梦似乎不成气候，于是就在轮船绕过印度后不久，第三个梦接踵而来。原是该酣睡的时候，但夜晚沉闷，我本就辗转难眠，来了第三位“常客”后，我便几乎彻底无眠了。

并不是因为第三个梦和飞行物与无脸男一样吓人，它顶多算是个小麻烦。在第三个梦中，我在一所房子里闲逛，房子美轮美奂，建筑风格每晚都不尽相同——有时是中世纪石屋，有时是现代钢筋玻璃建筑，有时是伊丽莎白时代的半木质结构房屋，有时是19世纪的红砖房。虽然在梦中我经常是带着三五好友参观这座貌似属于我的房子，但我似乎还是听到了自己的脚步声在走廊回荡。我们四处参观，敞亮的卧室、人人羡慕的华丽餐厅，大厅里气派的壁炉，都引得人们驻足谈论。

但这个梦之所以恐怖，并不是因为房子或者朋友，而是因为在昏暗的石头通道中，或是在光线穿窗而入的走廊里，我们总会遇到一扇寂静朴实的门，门钥匙就在我的口袋中。我知道，这扇门通往一间公寓。但它相当隐蔽，没有人知道，除了我。所以我的朋友们坦然地从门前经过，无所察觉，而我则惴惴不安地把玩着那把冰凉的金属钥匙，感受着门那侧的房间发出的诱惑，心神不宁。

其实梦里的我并非有意隐瞒，因为有时我会掏出钥匙，打开这扇不惹眼的门，向朋友们展示里面一间间富丽堂皇的

舒适房间，朋友们自然很惊讶。风格依旧多变，中世纪风格或是现代风格。房间虽长期闲置，但只积了薄薄一层灰。所以，房间本身和房间的神秘感都不是恐惧的关键，关键在于，我知道这些房间就在这里，我知道隐蔽的公寓里昏昏暗暗，空空荡荡，寂静无声，知道它舒适而又低调。即使梦醒，也依旧给我带来无法言说的困扰。这些意识潜伏在我脑海深处，就像那把静卧在我口袋中的钥匙一样。

这些上锁的房间似乎是特意等在那里，知道总有一天我会需要它们。



第一部

•◀☼ 罗 素 ☼▶•

春寒料峭的日本，冷风掠过闻名于世的樱花树，将花苞上的冰屑纷纷扬扬地洒了一地。天皇的一封电报，把我们从香港召来了这里，并无商量的余地。我们在这儿待了近三个星期。人们坚定地认为，等五月到来，这里便会柳暗花明。

这三个星期最大的好处就是，困扰我一路的噩梦终于销声匿迹了。我睡得很踏实。最开始不免有些小心翼翼，之后便渐渐放松了警惕。我已无心追究原因，这些噩梦总归是去了。

但是，从东京起航十二小时后，我又梦到了飞行物，于是再一次挣扎着从沉睡中醒来。

离开岛国三日后，雨过天晴，微弱的阳光穿过云层，时有时无。天气有些冷，大多数乘客硬着头皮去甲板上溜了一圈之后，便靠着临海的窗户待着，慵懒得像猫一样。而我跟事务长讨了一条旅行毯，在避风处寻了把帆布椅，把帽子从乱糟糟的头发上扯下来，遮住脸，开始打盹儿。

半下午的时候，福尔摩斯端了一杯热咖啡来，确切地说是一杯温咖啡，有一半还洒到了杯托里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欠身，抽出一只手接了过来，并用另一只手将杯托里的咖啡倒回杯里。福尔摩斯坐到旁边的一把帆布椅上，掏出烟斗和烟草袋。

“船长说，我们要全速前进了。”他解释说。

“真好，暴风雨终于消停了，”我说道，“估计今天晚上我可以好好吃顿晚饭。”过去几天，狂风将本就颠簸不停的轮船掀得七上八下，比平日里更容易晕船反胃。

“这三天你一点东西都没吃。”福尔摩斯对我虚弱的胃不甚满意。

“吃米饭了，”我反驳道，“也喝了些茶。”

“也没睡。”他又补充道，一边说一边点着防风打火机，凑近烟斗钵。

这次我没有辩解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似乎也承认了他的指控无须答复，便继续说：

“有没有想过在夏威夷逗留几天？”

我把哈欠咽了回去，把空杯子搁到椅子宽宽的扶手上，又缩回暖和的毯子里。“你定吧，福尔摩斯。如果你想要在那儿停的话，我很乐意。下一班轮船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一般是三天一班，但是听说下一班轮船返回东京维修去了，所以说，我们要在岛上困一周。”

我睁开一只眼睛，通过声音，判断不出他的真实意图，他的表情笼罩在烟雾中，更给不了什么提示。“脱离航行计划一周的话，时间确实不短。”我小心地试探。

“如果夏威夷接受了禁酒令的话，一周会更长。”

“半天可以赶很长一段路，也可以好好坐在桌前吃饭，不用为了将晃动的汤勺准确地送到嘴边而费劲。哪种选择都不错。”

“四天后还有一趟去旧金山的船。”这样多余的察言观色太不像福尔摩斯了。其实整个对话都不太像福尔摩斯的风格，我这样思考着，逆着光眯着眼睛注视他。他衔着烟斗，正专心致志地卷他的烟草袋，于是我又闭上眼睛。

“陆地啊，”我说道，“在加利福尼亚待一周，处理一下生

意，就可以回家了。坐火车回。”坐火车可不会晕船。

“你觉得一周时间够用？”

“起草一下出售房子和公司的文件？一周足够用了。”

“这只是你自己的打算。”

这种不置可否的话，颇有弗洛伊德装腔作势的味道。我开始有些恼了。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，福尔摩斯？”

“你的噩梦。”

“噩梦怎么了？”我打断他。我就不该同他讲这些梦的，但是要想不被察觉，也很难，毕竟我们住得很近。

“我想说，噩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焦虑。”

“哦，快得了吧，福尔摩斯，你说话像极了弗洛伊德。就是那个满脑子都是性的家伙。他宣称‘在梦中，房间一般象征着女人’，‘检查一连串房间就表示妓院或者婚姻’。他这样欣欣然地将两者等同起来，我简直无法想象他的婚姻状况。还有钥匙——天啊，你可以想象把玩口袋里那把焐热的钥匙象征着什么，真是让人心烦。‘纯真的梦也承载着天然性欲’，这个俗人肯定会把钥匙和某个男性器官等同起来，至于喷出来的东西——好吧，我确实是个女变态。每次我读他的书，都想泡热水澡，或者淋冷水浴。这种情况，又该把我的天然性欲解析成什么呢？”

“听起来，你似乎对这个研究得很透彻。”

“没错，我在船上的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他写的《梦的解析》。”我承认了。随即便意识到，这话似乎承认了我的专注程度，而且还高出我的预期。为了不让他继续关注这个话题，我打岔道：“真没想到你竟然是弗洛伊德狂热者，福尔摩斯。”

他脸色一暗，向我靠过来，想回应我的话，然后突然又停住了，以一种颇具欺骗性的温和语气反击道：“你的梦很明了，这种情况下，没必要动用心理逻辑学的知识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，什么明了？”我怒气冲冲地抗议。说完才察觉出，自己完全踏进了他转移话题的圈套，但为时已晚。

“旧金山地震时，东西被震得到处乱飞，很明显，这是第一个梦的原型。上锁的房间可能是你家的老房子，空了十年来，你一直当它不存在。”

“通常，梦见房子并不仅仅象征着房子。”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分辩。

“没错，但有时梦见房子就只代表房子而已。”

我把毯子丢开，正对着他。“福尔摩斯，你疯了。我二十一岁时房子才归我，到现在才三年而已。我很忙，没那么多时间跨越半个地球去处理事情。至于你关于地震的想象，1906年我压根儿不在那里。你索性再解释一下无脸男是怎么回事吧。”

“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资料来证实他的身份。”他说道，丝毫不受我的话影响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想继续争辩，但又实在懒得和他争吵。于是我端庄地站起身：“如果你盼着我们会留时间在旧金山搜集相关线索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我们就在那儿待到我签好文件为止，然后马上坐火车去纽约。”

我用胳膊夹着叠好的毯子离开了，让他和他的烟斗做伴去吧。

地震。真是可笑。

他再没提起过这件事，我也不提。但是之后几天，我感觉他的眼睛总在盯着我，也知道他晚上躺着不睡，等着听我说话。但我没有开口，他也没有，我们就这样穿过了太平洋。噩梦，惊醒，然后担惊受怕地躺着，反反复复，我基本睡不着觉，然后开始觉得自己走路像踩在棉花纱布包上一样。

夏威夷是段令人愉悦的插曲，虽然海风一直吹，沙滩也接近荒芜。我们走了好几个小时，我还努力让自己吃了些东西，但那天晚上的睡眠质量并未得到改善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开始在船上逛，在一层层甲板间爬上爬下（尽量不去想弗洛伊德关于进入封闭楼梯寓意的论断），最后来到轮船的尾部，后面只剩下茫茫大海。早晨风停了，轮船烟囱冒出的烟顺着一层层甲板径直向后飘来，营造了一连串适合冥想的地方，遗世孤立，却又脏乱破旧。我待在船尾的甲板上，与太平洋只有一栏之隔。

我陷入沉思，思考这些梦，思考福尔摩斯的话。

我们曾目睹地震给日本造成的创伤，东京至今也没有从去年那场毁灭性的地震中缓过来。很明显，正是这件事让福尔摩斯产生了关于摇晃物体的肤浅观点。我并不是在困扰他的观点有无可能，而是怕弗洛伊德一语成谶，尽管我一直嘴硬不承认。

1月离开伦敦后，我们度过了相识九周年和结婚两周年纪念日。我从未想过婚姻会这般顺心顺意，我们灵魂相通——虽然我们年纪不同，虽然会经常因为性格发生冲突，虽然有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挑拨离间——从生理角度，我们也是天作之合。这个男人赏识我的才智，挑战我的心灵，也唤醒了我的激情。

所以，不可能。去你的心理学——噩梦与我的婚姻无关。

噩梦依旧，我被折磨得精疲力竭，暴躁易怒。在甲板上寻了一个安静但又烟气弥漫的地方，我只身站在那儿，垂眼望向无垠的海面。

海水向目光所及处延伸，浩瀚的大海涌动着，呈现出柔和的灰蓝色。偶尔有顶着白尖的细浪冒出头，打破这一整片灰蓝。轮船经过，又在海面划下一道白线，笔直地在船后舒

展开，最后消失在耀眼的余晖中。

隔着栏杆，我微探上身，看到了正下方的巨大螺旋桨在海水中刻出的一道道凹痕。这些痕迹迅速还原，我恍惚地觉得大海像是农民犁过的田地，螺旋桨在三百英里的海上，犁出笔直的犁沟。当船抵达海田地头时，掉转向东去耕下一垄；犁到头，再折返，向西继续。来来回回，反反复复。与海底平行的世界中，蚯蚓和鼯鼠各自忙碌着，它们头顶上又是另一片天地。农民轮船在上，昆虫鱼类在下，各自相安无事。原本都在平静地安睡，但是偶然的机会，一粒种子落下来，在新开辟的犁沟中扎根……

“罗素！”福尔摩斯一声大喊，高亢的声音和突然搭到我臂上的手，把我从恍惚中拽了回来，同时也把帽子吓飞了。我伸手去抓，但没来得及。这条破兮兮的毡子飞到了船后，在空中旋了很久，最后降落到海上的犁沟里。我转向自己的丈夫。

“你干吗总这样吓我？”我抱怨道，“这是我最后一顶暖和的帽子了。”

“买新帽子总比下海捞你简单得多，”他说，“你都要翻过去了。”

“别犯傻，福尔摩斯，我只是在看螺旋桨刻出的痕迹。算了，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晚餐铃刚刚响过一遍了。你没来换衣服，我以为你没有听到。我从上边下来，正好瞧见你，好像跟自己过不去的样子。”

他言简意赅，只带了一丝丝关心的愠气，言外好像还有想问的问题。我抬手想整理一下发夹，却发现早已空空如也——几星期前，我剪掉一头浓密的齐腰长发（伪装英国军官必需的一步）。意识到脑袋早已变轻的手有些无所适从，不

过没去捋短短的发茬，而是伸开了手指。我回头瞥了一眼那条笔直的海路，脊背一阵颤抖。我告诫自己，以后在这么疲倦的状态下，或许不应该再趴着栏杆了。我任由福尔摩斯把我的手挎进他的臂弯，带着我往我们的船舱走去。

晚饭没什么食欲，我像尊石头雕像，对周围的对话毫无反应。饭后，船上的弦乐四重奏乐队奉上了一曲贝多芬选段，水平尚可。我们听了一会儿，又去甲板上转了一圈。福尔摩斯一直闲聊，我还是没什么回应。最后我们回房睡觉，又是一夜不眠。

第二天早晨照镜子时，我发现里面的女人眼圈乌黑。福尔摩斯已经起来了，我慢吞吞地穿好衣服，喝了几杯浓咖啡，带着一本书上了甲板，那里阳光灿烂。然而，这书和昨晚的对话一样，激不起我任何回应。索性，我便呆坐在那儿，眼睛盯着模糊不清的海平线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察觉到福尔摩斯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。我不情愿地将投向远方的视线收回来，停留在他手中那一抹鲜亮上。这是一条丝巾，是他在旅途第一站的集市上买的，太过花哨，可能只有在乔装吉卜赛人时才用得到。他将丝巾拿在手中，好像色彩中隐含着什么线索一样。他的专心引起了我的关注。

“这是什么，福尔摩斯？”

“我们在亚丁买的一条长丝巾。我想把它当作备忘品，帮助我回忆那个离奇下午的种种细节。整件事还是让我很困惑。”

回想亚丁的经历很是伤感，因为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间发生了太多事——有几周，我们在印度搜寻一名失踪间谍，还和一位疯狂的印度王公比赛马上长枪；之后在日本待了大半个月，处理些棘手的案件，中间在海上航行的几周，也一直被噩梦折磨。确实，露台当头坠落，我们差点命丧亚丁集市。

但是和福尔摩斯在一起，这种一脚踏进鬼门关的经历并不罕见。最后我决定不再多想，并将此事归为离奇事故，原本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，但又幸免于难。显然，福尔摩斯并不这么认为。

“这肯定是意外事故，福尔摩斯。”我不大赞同，“露台砸下来是因为螺栓老化，不是有人故意弄下来的。”

“我也是这样劝我自己的。”

“但你自己根本没听劝。”

“自我保护成终身习惯后，就不愿意承认什么巧合了。”

“福尔摩斯，一事不称巧。”

“但两件怪事就得好好想了想了。”

“两件？”

“一件是坠落的露台，另一件事是船上有一名乘客打听我们，之后她下了船。就在亚丁。”他挑眉望向我，想强调最后的信息很重要。

“船……哦，没错，托马斯·古德哈特的小故事。他说是一个南方人，对吧？”汤米¹·古德哈特是美国贵族，有时也是激进分子，1月至2月间，他害得我们在印度劳苦奔波。当时，在王公的护卫紧追不舍下，我们在山地宫殿下的一条通道深处听汤米偶然说起，有一位女乘客登了船，之后又神秘地在亚丁上了岸，她和他谈论过夏洛克·福尔摩斯。之后一个闷热的下午，在德里的一个间谍组织首脑办公室，福尔摩斯咄咄逼人地想让这个年轻人透露更多细节，但基本一无所获。

“是萨凡纳人，也可能只是她自称的。要知道，美国南方口音是很容易模仿的。”

“福尔摩斯，”我责备道，“你不觉得怀疑太阳明天是否会从东边升起很困难吗？”

1 托马斯的昵称。——编者注